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再續小八義 第十二回 戰哈雷老道受鏢傷 搬救兵鐵牛闖重圍

唐鐵牛把哈雷引到了樹林，到裡邊一看，不見老道公孫山的影子，唐鐵牛可慌了神了：「我的媽呀。老道跑哪兒去了，他調離我呀。」唐鐵牛在這兒正著急呢，哈雷就進來了，來到樹林裡頭，哈雷哈哈大笑：「唐煙子，你還跑得了嗎？今天這就是你的葬身之處。」哈雷一擺牛頭鏡，「嗚」，奔著唐鐵牛就砸來了，唐鐵牛往旁邊一閃身，哈雷一抬腳，「當，撲通」，把煙子就踹趴下了，「唉喲我的媽呀，要玩完！」哈雷一擺牛頭鏡，「我就砸死你吧，嘿！」哈雷把鏡剛往上一舉，就聽有人嚷了一聲「住手！」哈雷一抬頭，看在大樹上跳下一個人來，他仔細一看正是自己的師父老道公孫山。唐鐵牛這工夫也就在地上爬起來了。公孫山站到哈雷的跟前沒說話，哈雷一看把牛頭鏡往旁邊一放，「撲通」雙膝跪倒：「恩師在上，徒兒有禮。師父，您因何大駕光臨此處呀。」

「哈雷，我不說大概你也知道。」

「師父，您為什麼來的？徒兒不知。」

公孫山說：「哈雷，我教給你的武術，一來叫你防身，二來我叫你健體，我不是教你武術叫你去殺人的。最近你領著交趾國的大軍侵犯中原國土，聽說燒殺搶掠無所不為，我公孫山豈不落個罵名千載嗎？」

「師父，徒兒知罪，但願師父高抬貴手，徒兒我知錯必改。師父，您該打就打，該殺就殺，徒兒我決無怨言。」

哈雷的這一番話呀，公孫山的心又軟了：「好吧，哈雷，你站起來，我今天提出兩個條件，你要是能答應，你我還是師徒。」

「帥父，那您請講當面。」

「第一，你馬上帶著交趾國的大兵全部退走；第二，把徵南元帥陳景龍馬上送回，你能答應嗎？」

「好，師父。我答應了。師父還有別的投有？」

「既然答應了這兩個條件，我沒什麼說的了。」

「師父，我想把您請到鐵佛寺招待您老人家，恐怕現在您也不能去，以後徒兒我再來補服吧，我告辭了。」

「那你走吧。」

哈雷由地下撿起了牛頭鏡就走了。唐鐵牛由旁邊過來：「我說道爺，你真壞，剛才把我嚇夠嗆，我以為你沒來呢。」

老道樂了：「鐵牛哇，咱們回去吧。」

老道公孫山跟著唐鐵牛往回走，老遠就看見宋兵宋將等著迎接呢，楊溪、阮英等人把老道公孫山接到了大營，在裡邊酒席款待老道公孫山。公孫山把跟哈雷說的話，哈雷答應兩個條件的事兒全跟阮英說了。第二天一早晨，探馬就來報：「報元帥，鐵甲關和鐵佛寺的番兵都退走了，鐵甲關的城門大開，元帥，是人是馬進城啊？」

阮英說：「不著急，再探再報。」阮英心想：「可不能中了敵人的陰謀詭計，用兵之道有這麼一句話：窮寇勿追，空城莫入啊！阮英馬上派探馬四處打探，遠近探馬接連地回來稟報：「已探出四百十里路去了，不覓番邦的一兵一卒，番兵是真正退走了。」

阮英馬上傳令「拔營起寨，人馬進關」。把人馬紮到了教軍場。立刻貼榜安民，叫老百姓放心，我軍已佔領了鐵甲關。

公孫山老道要走：「我得回去了。」

楊溪楊玉川說什麼也不讓老道回去，說：「行了老兄弟，好不容易見著面，這兩天說話還沒說夠呢，休再陪我幾天。等著他們把元帥陳景龍給放回來，咱老哥倆也就放心了，我陪你上雙峰觀，到你那我再玩兩天。」楊玉川就把公孫山給留下了。後邊給他們準備了房間，老哥倆沒事說話、下棋。阮英在鐵甲關裡頭呆了一天、兩天，三天不見番邦把周景龍給送回來，阮英一琢磨：怎麼元帥還沒回來呢？這裡頭是不是有變化呢？阮英一想，明天，我哥哥周景龍他們再不送回來，我立刻拔營起寨兵發詔關。

就在當天的晚上，剛過了半夜，就聽周圍是鼓聲隆隆。炮聲陣陣，喊殺之聲連成一片。

阮英夢中驚醒，立刻升帳。

探馬紛紛來報：「報、報、報！稟報元帥，周圍大約有幾十萬人馬把鐵甲關重重包圍。」

阮英聽到這兒說了聲：「再探再報！」阮英馬上傳令，四城門加強防守，多備強弓弩箭灰瓶炮子，礮木礮石，一定要守住鐵甲關。阮英帶領眾戰將來城上四週觀看，這不是一國的人馬，是四國的人馬湊到一起的。這番兵怎麼來得這麼快呀？阮英派的探馬去探哪，結果番兵全藏在一個山谷裡頭，因為他們對附近地形很熟悉，宋兵並沒有探出來番邦的一兵一卒，阮英周圍看了一遍，天亮了，番邦的人馬沒攻上城來，各自安營紮寨，埋鍋造飯，再看番邦的營裡頭是炊煙縷縷。阮英暗想，觀此陣勢，敵年可達百萬萬人馬，不可輕視，他立刻順馬道下城來到大帳，眾戰將飽餐戰飯之後，阮英心裡也有些著急了，我得立刻派將破重圍。如今，我們人馬困在鐵甲關裡頭，糧草要是斷了，我三十萬大兵是不戰自亡啊。正這工夫，聽北門外炮響聲。

門軍來報：「報，稟報元帥，北面哈雷討敵罵陣。他們叫阮英阮元帥立刻寫降書投降歸順。」

「再探！」

阮英沒等傳令，旁邊老道公孫山可就掛不住了，公孫山老道一抱腕：「阮元帥，貧道今天討令出征，我要去捉拿哈雷，他言而無信，我要當場去質問他。」

阮英聽到這兒，只好點了點頭：「老人家，您可要多加小心。唐鐵牛、徐文彪聽令，我給你們三千人馬，路公孫道長觀敵瞭陣。」唐鐵牛、徐文彪接過令箭，徐文彪外面上了馬，手端著一條虎頭金槍，唐鐵牛拿著棒槌，領著三千人馬跟著老道公孫山來到北門裡，三聲炮響，城門開放，放下吊橋。眾三軍魚貫龍門來到兩軍陣上，雁翅排開。唐鐵牛、徐文彪在後面觀陣。老道公孫山來到了兩軍陣前。哈雷正在前邊等候，你看他把牛頭鏡往兩邊一分：

「喂。前邊可是我的師父公孫山嗎？」

公孫山一看到哈雷，不由怒從心起：

「我把你這畜生，哈雷，你出爾反爾，毫無信義，在林中與我說話的，難道不是你嗎？因何突然發兵困城？今日貧道拼此老命，與你決一勝負，我沒有你這樣的徒弟。」

「哼，老匹夫，我恭敬你是我師父，我不恭敬你，你什麼也不是，你認為我的能耐全是跟你學的嗎？我是受過名人的傳授，高人的指點，有不少名人的絕招，我全學來了，公孫山，林中你勸我，正是我安排困城之時，沒想借你的機緣，順利而成。你要聽我的良言相勸，遠走高飛，不要跟著宋軍摻和了，你我呢，還保持師徒的緣份，如若不然，公孫山，你這條老命就難逃我手！」

公孫山氣得手全哆嗦了，「嗚——」擺開雙鳳鏢鏢奔著哈雷就砸了下來，哈雷擺鏡相迎，師徒兩人就在兩軍陣前戰到了一處，「啪啪啪」，真是打得難解難分。二人打了四十多個回合，公孫山心裡在想：我不能再戀戰了，我應該橫下這條心，結果了這個奴才的性命。公孫山當初在教哈雷的時候留了一手，公孫山留的這招是撒手鏢，敗中取勝，這兩把鏢先後進行，你躲開左手的，躲不開右手的，公孫山用他的雙鳳鏢鏢虛點一招，往下一敗，哈雷是哈哈大笑：「公孫山哪，勸你走你不走，如今想走我不能放你再走了。」哈雷後邊追上來了，「老匹夫，你往哪裡跑，」公孫山跑著跑著突然站住，一回身，

「喂」，右手的雙鳳鏢鏢就出去了，哈雷這小子還不善哪，眼觀六路，耳聽八方他一看鏢到了，往後一仰身子，「嗖」，這個鏢還真沒有打著他，這鏢順著哈雷的眉頭就過去了，他右手的躲過，左手的一定躲不過，公孫山左手的鏢還沒等出手呢，哈雷的命就在老頭的手心接著呢，正在這關鍵的時刻，假阮英吳明已經看出門道來了，他已經跟上來了，由鏢囊裡拿出三支鏢來，他的鏢

名叫迎門三不過呀，「嗖」，這三支鏢就同時打出來了。要是明著跟他來，公孫山老頭絕對不怕，假阮英是暗下毒手，公孫山躲過了兩支鏢，最後那支沒躲過去，正打到梭子骨上，老道「撲通」一聲就倒到地上了，假阮英擺單刀來到跟前，想舉刀剝老道，唐鐵牛、徐文彪和宋兵就上來了，「啪啪啪」，弓箭手開弓放箭，象雨點一樣把假阮英吳明給擋住了。宋兵趕忙把老道公孫山搶救下來。徐文彪吩咐：

「立刻收兵回關，不能跟他們戀戰。」二千兵回了鐵甲關城門緊閉。

徐文彪等人來到帥府帳卦，宋兵把老道公孫山抬到了大帳之中。阮英一看就嚇了一跳哇：「公孫道長這是怎麼的丁？」老道面色蒼白血流過多呀，嘴唇都青了。

「道爺，道爺。」徐文彪說：「元帥，外而假阮英是明暗地偷襲把道爺打傷。」

阮英咬著牙恨假阮英吳明啊：「你這小子要是不死總是我們眼中之釘內中之刺啊。」阮英趕緊找軍醫給老道公孫山治傷吧。楊溪趕忙過來，趴到公孫山的身上：「老兄弟呀，公孫山哪，這是你慈悲生禍害呀，這是你教的好徒弟得來的撒答，當初教他的時候，怎麼沒認出這條狼來……」「咣當！」老頭昏過去了，大傢伙趕忙又搶救老爺子楊溪楊玉川，楊玉川悲慟過度舊病復發了，老頭也不行了。軍醫官趕忙又搶救楊玉川，把老哥倆一塊抬到後屋去了。

阮英說：「這怎麼辦，福不雙至，禍不單行啊，崖漏偏逢連陰雨，船破單遇頂頭風啊。」這老哥倆全指望不上了。眼下，四面被圍。敵眾我寡，糧草短缺，不可久待，我得馬上派人突圍搬兵。想到這，阮英點鼓聚將。之後，命人四門探聽敵情。最後得知北面哈雷、假阮英吳明，另外哈天棟又由本國調來一位老將川奇克，他有四個兒子：川金龍、川銀龍、川寶龍、川玉龍，番將也增加了，東面是烏孫國，國王雷天寶，元帥德郎川一對八稜亮銀錘，是勇冠三軍；南門是黑水國王黑天宇，手下元帥傅雲飛，他還有個女兒丑公主黑鳳雲，身高一丈二，手使一條鑲鐵大棍，那是勇猛無敵呀；西面是安南國王齊天雲，手下元帥賴天足，齊天雲前兩個女兒，齊愛蓮，齊愛仙。齊愛蓮一口三尖兩刃刀，那是女中的魁首。這幾門人馬也有二三十萬，北門最多，有近五十萬大兵。怎麼辦呢？只有派人突圍，搬請救兵，而今敵我兵力懸殊，只能固守，叫萬歲速速發來二路大兵，裡應外合，兩肋夾攻，方好破敵。阮英周圍看了一下說：「眾將軍們，哪一個回朝搬兵，能闖出重圍？」

眾弟兄一齊表示：「元帥，我願回朝搬兵。」

阮英看了一下四哥徐文彪：「這個事就交給您吧，我給您寫封信，這也是奏明萬歲的一道表章。四哥，今天晚上，吃完了飯，馬喂飽了，由打西面往外殺，打西面出去繞道回東京，因為北面人太多。」

「元帥，遵命。」

阮英寫了一封信，徐文彪把它帶到了身上，晚上徐文彪吃飽了飯，外面把馬韁好了。臨走的時候，阮英給徐文彪帶了信炮：「四哥，晚上往外殺的時候，出去之後，你放三聲信炮，我在城頭上觀陣，聽到炮響就知道四哥你出去了。」

「那好吧！」文彪把信炮也帶好了，渾身上下紮束停當。徐文彪來到帳外，把馬的肚帶緊了一扣，搬鞍紉鐙，乘跨了白龍馬，手中端著這條虎頭鑿金槍「元帥！我告辭了。」

弟兄們一起送徐文彪：「老四啊，你可多加小心啊，好幾十萬大軍的連營，可不是那麼簡單能出去的。但願老天爺睜眼吧。」弟兄們這陣啊也只好對天禱告了。

徐文彪催馬，阮英他們跟著送到西門，城門開開，徐文彪就出城了，阮英眾戰將他們順著馬道上了城，手扶著垛口觀看徐文彪。

徐文彪這匹馬奔番營就來了，離著番邦的營門還有一百多步了，番兵忙問：「誰？站住，別往前走了，再往前走就開弓放箭了！」

徐文彪哪管這些呀，手中這條槍「啪！」就把營門給挑開了，催戰馬就往營裡闖。這條槍「啪啪啪」見人就紮，見人就刺，只見屍橫路旁，鮮血片片。番兵呼喊：「了不得啦，有人闖營了！」番營亂了，阮英在城牆上扶著垛口看得很清楚，啊，我四哥殺進去了，一看兩層營、三層營、四層營，我四哥殺到中營了，啊……啊？亂著亂著，亂到中營啊不亂了，「唉呀！」阮英當時頭上冒了汗了，知道四哥呀，不是為國捐軀了就是被擒了，四哥肯定沒殺出去。阮英在城上又看了一會兒，一點動靜也沒有了。「回帳吧。」他帶領眾弟兄順馬道下了城牆，沉默無語，回到帳中。

阮英這陣眼淚往肚子裡咽，沒敢掉下來呀，我要一哭，大伙心裡更沒底啦。弟兄們可早就忍不住了，「老四是完了，一定是死了。」唐鐵牛心更軟了：「完了，老四呀，我要知道你怎麼遇事呀，還趕不讓三哥我去呢。」

阮英說：「大伙不要難受，四哥死了，算是為國盡忠，也許四哥沒死，晚上沒看清，還許四哥殺出去了。」

「那殺出去怎麼沒有信炮聲呢。」

阮英說：「四哥如何，早晚能明白。眼下需要派第二班人闖營，看看哪一個再衝出重圍，回朝搬兵。」

唐鐵牛說：「就得我去，我看別人誰也不行。」

阮英看了看唐鐵牛：「三哥你去搬兵？」

「對，我去搬兵，不過我得帶個人去。」

「你帶誰？」

「我帶小叔叔楊方啊。」

楊方說：「好，我願往，我跟著唐鐵牛回朝搬兵。」

阮英一想：人家楊方不是我們宋營的戰將啊，小叔叔要有個三長兩短怎麼能對得起老人家楊溪楊玉川呢？「這個……」

「元帥，您別猶豫了，我願意和唐鐵牛回朝搬兵。」

阮英點了點頭：「既然如此，好吧，那麼楊方就跟唐鐵牛回朝搬兵。」

唐鐵牛說：「我不晚上闖營，我白天闖營，楊方收拾收拾，吃完了飯咱們一會兒就走。」